

钢琴调律、黑暗导赏、播音配音……

盲人就业：不只是从事按摩工作



在12月3日“国际残疾人日”到来之际，本报特就盲人如何继承好传统职业、开拓好新的职业专访了盲人艺术工作者——董鲁达。希望让更多人知道，盲人就业，不只有按摩这一条路。

全国95%的盲人从事按摩工作

据董鲁达了解，全国约有8300万盲人，其中95%从事着按摩工作。盲人做按摩确实有他们的优势，因为他们有很强的触觉系统。

董鲁达每到一个城市讲学或演出，都会请当地的盲人兄弟为他推拿。交谈的过程中，他常听到盲友抱怨，说这几年经济不景气，竞争压力大，生意不好做。分析下来，他觉得其中也不乏盲友自己的原因。推拿是一门高端的学科，是治疗与保健、技术与学术的融合体，而不仅仅是一门手艺。

他并不觉得盲人不适合从事按摩工作，而是说，盲人按摩业在软件和硬件上都应得到提升。董

鲁达提出了“四个到”：服务行业，给顾客的第一印象很重要的，他希望盲友能够做到环境整洁、着装统一、举止得体，是为“看到”；当顾客来找盲人推拿时，如能听到技师不俗的谈吐、精湛的理论，那将是一次愉快的体验，是为“听到”；一家按摩店，必须使空气自然流通，让顾客闻到清新宜人的空气，是为“闻到”；技术仍然是重要的，让顾客感受到技师们柔中带刚的手法，那将无可指责，是为“感到”。只有当盲友提升了文化素养、专业技能，才能使盲人按摩业规范化、甚至连锁化，才有可能改变这个行业在大众心目中的印象。



漫画 章丽珍

人物名片

董鲁达，宁波人，今年29岁，幼时失明。

不同于在按摩业辛苦度日的盲人兄弟，董鲁达的生活十分丰富，甚至比明眼人还要忙。他凭借出色的播音学功底，成为浙江省残疾人艺术团团的演员；他拥有钢琴调律高级职称，常上门为家庭钢琴调音；他热衷公益，热心为盲友提供各种咨询与帮助，是盲友们信赖的伙伴。

这几年，他致力于盲人新职业的探索，为视障者如何打破传统职业而四处奔走，建言献策，取得了显著的成效。他是浙江省第一位登上央视的盲人，其论文《盲人新旧职业如何继承开拓》发表在中国残疾人杂志2015年第10期，其事迹更为县、市、省及中央媒体报道。

盲人渴望打破传统职业限制

董鲁达先天失明，很小的时候，他就知道，因视障的缘故，就业渠道必然会比明眼人狭窄，只有在所学的专业领域不输于健全人，才有生存的机会。

作为一名视障者，董鲁达切身体会到盲人就业的不易。职业的单一性，使很多视障者的潜能不能尽数发挥，几乎所有的盲人都在渴望打破传统职业限制。现在的状况是，不管你失明前如何风光，如何身居要职，失明后还是得从事按摩工作。我身边还有一些盲人从小就接受音乐教育，大学里学的也是音乐专业，最后也因求职无门不得不从事了按摩工作，“这种怀才不遇的痛苦是明眼人无法体会的”。

有一次在美国演出时，董鲁达问一个华裔盲人：美国盲人从事什么职业？却得到反问：“我们盲人什么职业不能做？”当然国情不同，职业要求不同，董鲁达暂时没有办法像华裔盲人一样说出同样的话，但他从实际经历出发，愿为盲友提供一些

可行的计划。

首先是钢琴调律师。有些人对钢琴的养护意识不强，本应半年调一次的钢琴，却拖了20年，更有终身不调者。盲人调钢琴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，他们虽然看不见，但在听觉、触觉等感官上特别灵敏。董鲁达拥有钢琴调律高级职称，他曾上门80余次，为有钢琴的家庭调音。在他看来，客户的主要顾虑还是对盲人在仪容仪表和专业度上的怀疑，他的经验是，“当我衣着整齐，手持白手杖，恭敬地递上名片和简介时，人家还是会让我试一试的。”

董鲁达还是一个优秀的语言艺术工作者，在宁波大型诗歌朗诵会上经常能看到他的身影。多数盲人有良好的声音，因为他们童年时就与收音机结缘，电波中主持人暖人的声音、规范的话语不但是盲友们获取信息的主要途径，更成了他们的学仿范本。随着我国无障碍科技的跟进，盲人确实能独立完成采编播于一体的幕后播配工作。

其他有趣的盲人新职业

除了钢琴调律和播音主持，董鲁达还提到了几个他所观察到的、有趣的盲人新职业。

比如黑暗导赏职业。这是一个从德国引进的项目，它是让健全人以团队为单位，在盲人的引领下“进行黑暗体验”，国内多个大城市如北京、上海、杭州都有这样的体验场所。科学研究表明，在快节奏的社会中疲于奔命，压力巨大无人倾诉的时候，体验黑暗能使人的心志变得更加成熟，更加坚忍。在同等环境中，盲人的全程引领让明眼的你明白，没有绝对的强者也没有绝对的弱者，带给人“强弱互换”的理念。

还有住房噪音检测师。盲人的耳朵是最灵敏的，有很多的地产公司都在开展噪音检测工

作，一套住宅的隔音效果好坏直接决定了居民的居住水准。

此外，董鲁达还提及了“高端卖艺”。提到盲人卖艺，最具代表性的要属阿炳了，一曲《二泉映月》传遍了地球的每一个角落。在人们的印象中，卖艺者多半是衣衫褴褛、形容枯槁，但董鲁达却提出一种全新理念，“当那些怀才不遇的器乐演奏者，背着高档乐器，穿着燕尾服，面前摆放着奉献箱，这不像是在卖艺，倒像是在维也纳金色大厅开音乐会”。他在国外见过太多这样的艺人，这些人具有较高的演艺水准，社会对他们的定位也不是乞讨，而是街头艺术家，路人捐款纯属自愿。

董鲁达把这样的理念告诉一位二胡专业毕

业的盲友，对方原想进北京的某残疾人艺术团，后因种种原因没能实现。听取董鲁达的意见后，这个盲友穿着正装出现在上海街头时，围观的群众纷纷点赞，都被他不俗的气场和高超的演奏水平折服，捐款少则几百元多则上千元，“因为看他的气场也不是想要几毛钱的人”。

“盲人新旧职业的继承、开拓，离不开社会各界的支持。”董鲁达希望，社会各界对盲人的帮助不应只停留在盲道占用、讲讲电影、带导盲犬的层面上。这些不能解决盲人的生计问题，更无法使盲人脱贫致富，所谓“赠人千万，不如授人艺业”。

他希望盲福企业能够重新兴办。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，盲人们曾

有自己的福利工厂，他们干着力所能及的活，享受正常工人的社保待遇，表现好的还可以升职为车间主任、副厂长等。而到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，这些企业大量关停了。“希望有能力的社会人士能够帮助盲福企业重新兴办，让盲人有更多元化的职业选择”。

他希望政府和盲人都能加大教育投入，通过盲校、盲培训点、送师上门等一系列举措提升盲人的文化技能。

他还希望盲人新职业研究会尽早成立。多年对盲人职业的研究让董鲁达深觉心有余而力不足，他希望能吸引更多社会有义善之举的人士加入，共同培育、研究符合当下国情的盲人新职业。

记者 顾嘉懿